

抗戰勝利前後 (上)

張 儒 和

前 言

我從小就崇拜武聖岳武穆，記得小學四年級時開始看小說，看的第一部小說就是「精忠說岳傳」，通俗易懂，印象很深。學唱「滿江紅」也是那個時候，只是對歌詞內容不甚了了，直到身歷「九一八」事變，才興起「壯志飢餐胡虜肉，笑談渴飲匈奴血」的豪情，與「三十功名塵與土，八千里路雲和月」的逸興。不過，我的「八千里路雲和月」有壯志而少風光，可以提的是抗戰勝利前後的崎嶇旅程。這在我的三十多年軍旅生涯中（民國二十六年至民國六十年）是一個重大轉捩點，功名也好，塵土也罷，不可不記！

由皖北到豫鄂邊區

民國三十一年秋天，我從魯西打游擊回來（文見中外雜誌一九五期「魯西游擊與反游擊」），部隊到皖北整補一個多月，表面上很平靜，暗地裏確是風雲詭譎。十月十七日李總司令仙洲召集營長以上幹部講話，檢討援魯戰役（文見中外

雜誌一七二、一七三期「話說當年打日本」）的得失，當時對我在黃橋戰團中小有斬獲及國樓戰團中負傷不退的表現，慰勉有加；祇是談話中帶有惜別和惋惜的意味。原來他從當二十一師師長，九十二軍軍長直升到二十八集團軍總司令，打從抗戰開始，南口作戰、忻口負傷，十年來沒有離開過這個部隊，如今層峯調整戰團序列：李集團指揮八十五軍及暫十五軍；九十二軍改隸第十五集團軍何柱國總司令指揮；湯恩伯兼十九集團軍總司令，指揮八十九及新九兩軍；王仲廉任三十一集團軍總司令，指揮十二、十三兩軍。部隊按計劃調動移防，但怎麼個調法，往那裏調，身為中級幹部無法知道，我們好像圍棋盤上的一顆棋子，放在那裏，就在那裏，身不由己。

抗戰進入第七年，日寇在太平洋戰場上敗象已定，在中國戰場上也屬強弩之末，但還在垂死掙扎。南戰場要向西向湘桂，北戰場要打通平漢路，已經是「山雨欲來風滿樓」，上級所作的調整部署大概是為了這個原故。我在中原會戰之後才知道，部隊已到達南戰場的湘西了。

李總司令訓話之後，部隊即開始行動。北方

深秋，已是換季的時節，可是棉衣還沒有着落。據說棉花產收不好，買不到布，總部兵站監李家辰將軍（來臺任國大代表，七十二年初病逝）在會中提出檢討報告，對援魯戰役的補給不繼，後勤辦的不如共匪，影響作戰，深表遺憾。說的是實情，大家都沒責難。國父孫中山先生在「軍人精神教育」中說：「軍人要養成：耐勞、走路、吃粗的習性。」我深深體會此一道理。如果我們不具備這些條件，援魯戰役是無法進行的。十月二十五日午夜，部隊集合出發，天亮前到達河北岸之薛鋪，候船渡河；祇見黃水滾滾，許多村落沒於水中。這是黃河在中牟決口後造成的泛濫，水大船少，整整渡了一天，部隊才到達阜陽西關，在附近村落宿營。連續五天夜行軍，每天少說要走三十公里，好在都是大路，還算輕快。三十日由楊埠渡過洪河，水比沙河小些，但也費了半天工夫才渡過。三十一日到達汝南縣境萬金店，地屬河南省，袁世凱的老家項城就在北邊不遠。萬金店名字雖好，實際上地瘠民貧，村落破敗，「新四軍」曾在此地盤據過；聽說還有散匪在這一帶出沒，駐了兩天，又移駐南邊的馮寨附

近較大的村庄宿營。到馮寨時，寨門上張貼了歡迎標語，士紳們在寨外歡迎，好像知道我們要久駐的樣子，果然一駐將近兩個月。此期間整理駐地，加強訓練，軍民關係非常良好。

國父誕辰紀念日那天，我營特別舉行了紀念會，會後，乘馬去汝南縣城一遊。城距平漢線駐馬店六十華里，市面很熱鬧，在城裏福安照相館照了張相，以作紀念；後來收到照片，還算清晰，在那時候照相可不容易。在街上書店逛了一遍，買了幾本委員長蔣公中正手著的「中國之命運」，回來分贈各連長閱讀；那時剛出版不久，能看到這本偉大著作，知道中國命運掌握在吾人手上，前途無量，大家興奮不已。

從戰略形勢上看來，在汝南擺上我們這顆棋子，的確有很大的作用，因為日寇要想打通平漢路，在側翼遭我攔腰截擊，是吃不消的。可是不久部隊又要移動，目標是豫鄂邊區的襄（陽）樊（城）。

十二月二十五日早晨，部隊集合出發，馮寨士紳們和小學生列隊歡送。我怕麻煩，一大早就同副營長到各連駐地察看，留下指導員史文訓跟小學校長和小朋友們告別，等團長集合部隊講話完畢，開始行動已近中午。抗戰到這時，日寇已失去制空權，敵機連影子都沒有了，沒有空襲顧慮，也無隱蔽必要，白天可以大搖大擺的行軍，這是入魯以來少有的事。

行軍訓練軍容壯盛

從汝南到確山，要過汝水，河不深，從渡口

涉水而過，沿河西行三十里宿營，第二天也是這樣，等於行軍訓練。第三天經過確山縣城，這是平漢線大站，經過日寇窺擾，車站和鐵路俱遭破壞，昔日繁華已成雲烟。部隊唱着軍歌通過市街，軍容壯盛予民衆以新印象，過了市街，出得城關，即找民房宿營。

抗戰期間，前後方交通困難，運輸不便，加上通貨膨脹，物價相差很大，因為物資缺乏，買不到棉布，一直下到過初雪，河面結冰，官兵才陸續換上棉衣，而且褲子還是夾的。聽說後方的棉紗更貴，所以有人就動腦筋，利用移防行軍捎帶物品。這次我們向西走，走的路線正是陽關大道，經武漢走私的物資，確山是一集散地，一般部隊都帶些東西走，沒人去檢查，更無人征稅，膽子大的就管不了軍紀了；於是大車小車的運，有的用自己的騾馬加載，最搶手的貨色是紗布、西藥和香烟。我們的部隊比較嚴，吳團長尤其認真，出發前一再規定，每營征雇三輛大車載輻重，眷屬限於直系親屬及報准有案者才准隨行，臨行前實施檢查，我是派副營長季曉峯（來臺後轉任警官，數年前病故）檢查後向團部報備的。過了確山，有些單位就走樣了。

我和第一營陳營長都沒有家眷，三輛貨車除了運輻重，就搭載由醫官在後面收容的落伍兵。在確山城外宿營時，醫官張式之建議買點西藥帶着，以備不時之需，營裏經費有限，祇能拿一千元買些針藥，後來還真派上了用場，救了人命，這也是張醫官的「德政」。營裏抽烟的朋友不少，有些弟兄買河南土產的「人頭狗」（香烟牌名）

帶着路上吸。機槍連程連長利用馱馬帶香烟，被我發覺後斥責一頓，他說除了自己抽都作連上福利，保證不「跑單幫」。我不會抽烟也知道烟對癮君子的重要，遂不再深究。在確山城想買支口琴，經打聽一隻蝴蝶牌索價五百，只好問問算了！

舊戰場上老兵不死

出確山不遠，進入伏牛山區，山地起伏，且多溪流，三十里至邢店，四十五里到瓦崗，有名的瓦崗寨就在附近，當年程咬金佔山爲王，在說唐演義裏很叫座。部隊在瓦崗村大休息，可惜沒能到寨上憑弔一番，休息時對官兵們說程咬金秦瓊等人與唐的貢獻，大家耳熟能詳。

由確山到泌陽，走伏牛山脈南側，石滾河和一些小河流都不成障礙，南邊隣接桐柏山脈，一般村落都很荒涼，大一點的房屋多焚燬。據說新四軍北竄時曾在此盤據，裹脅走不少壯丁，如今地方又征壯丁，民衆逃避，十室九空，宿營時無限淒涼。

三十三年元旦，在行軍經過唐河縣城，沒有停留。附近駐軍爲五十五軍，軍長曹福林將軍就是當地人，治軍很嚴，看情形唐河比泌陽好多了。元旦不放假，繼續趕路，一路山勢綿亘，大路東側有華山、僚山，聽老兵說：二十九年秋天，本軍曾在此與日軍激戰，敵我傷亡皆大，好多人還記得當時作戰的情形，想不到三年後又經過舊戰場，真是老兵不死！

由唐河到新野，地屬南陽府，此地有關三國

時故事特多，行軍途中常引為話題，和弟兄們說說聊聊，頗不寂寞。河南戲曲裏有很多絕妙好詞，大家邊走邊唱，「走一山又一山，山山不斷，過一嶺又一嶺，嶺嶺相連……」，「前面走的是『堯舜』人一個，後面跟隨『諸葛』、『孔明』二位先生。」還有「包黑子陳州放糧，虎頭鉤死陳世美。」此唱彼和，唱着唱着，不覺上了大路，有往老河口開的汽車，襄樊已經在望。

元月四日早上，部隊出發前，吳團長召集幹部們講話，檢討行軍以來軍紀狀況，告以過了襄樊就進入後方地區，要注意紀律，嚴防逃亡。說實在的，這次行軍逃兵不少，有的排長因為兵跑多了，無法交代，自己也跑了。分析起來原因固多，但主要因素是老兵喜歡打仗，怕到後方整訓，當然也有的是不願遠離家鄉，聽說後方生活苦，給人一煽動，就跟着跑了。我營裏逃兵不算多，連長們費不少苦心，這時候就看出帶兵的能耐了，步兵連各有幾個溜號的，機槍連跑了十幾名，一來兵器重、彈藥多，騾馬走山路困難重重，連長帶人也有問題，人跑多了，連上官長也得多扛兩枝槍，連長自己也不好意思騎在馬上。

襄樊二城是漢水上游重鎮，自古為兵家所必爭之地。樊城在漢水北岸，到樊城要渡過唐、白二河，河上架有軍用浮橋，管制通行。我們傍晚到達，鎮上機關部隊多，吃住都成問題，祇好再過漢水，進駐在襄陽附近村莊。襄陽雖是縣城，但不如樊城熱鬧；駐下後，吳團長約我們幾位到樊城吃飯洗澡。在澡堂裏，巧遇川籍同學胡錫珍、王球生二人，都在四十五軍孫震軍部任中校職

務，衣履鮮明，精神煥發，相形之下，前方來的特別顯得寒酸，尤其是我自汝南出發以來還沒洗過澡，一身怪味道，棉衣上面已發現虱子，弟兄們身上就不用提了。

入川整補準備反攻

在襄陽停留了三天，休息整頓一番，這一帶駐有重兵，兵車鱗鱗，向後方走的好像祇有我們這個部隊。元月六日，團長召集連長以上軍官開會，即席宣布：本軍奉命至後方整補，接受美援新式裝備，準備反攻，目的地為四川萬縣，本團為先頭部隊。果不出所料，又要入川了，我從二十七年二月入壩門到重慶，至太平洋戰爭爆發，由成都出劍門，過秦嶺出潼關，繞了一大圈，兩年時光，躍馬中原，跋涉千山萬水，如今又要入川，真不勝感慨！

由襄陽到巴東，走的是鄂西荆山，北連武當，西接巫山，是漢水與長江的分水嶺，經過南漳、保康、歇馬河下興山，抵達長江北岸的秭歸。這一路崎嶇難行，地瘠民貧，加上時屆嚴冬，雨雪綿綿，上山下坡，滑滑跌跌，人還好說，騾馬稍不小心，就會跌落山澗，無怪日寇不敢到這一帶來。一路上餐風宿露，好不辛苦，附近老百姓真是窮得沒有褲子穿，吃的是包穀，根本談不上菜，倒是人人有菜色，走了六天才到秭歸，已接近宜昌前線，有兵站補給糧秣，有大米吃，好不高興。

秭歸登船溯江西上

部隊由秭歸縣屬來倉口上船，全團搭乘民生公司的民憲輪，這是一艘「差船」，航行巴、萬、重慶間，專作軍事運輸，船上設備不錯，噸位不大，載了二千多人，二百多匹騾馬，可就够擠了；尤其底艙，背靠背的挨着坐又擠又悶，在艙面上沐着江風，淋着細雨，倒也涼快。我們營長和團部軍官在官廳各佔一席，另外還有搭差船的公差軍官也擠在一起，並不鬆快。

輪船鳴笛啓航，溯江而上，過三峽，入夔門，當天到奉節錨泊，不能上岸，祇准在艙面活動，幸好差船代煮飯，有熱食可吃，坐船還是比走路強些。北方弟兄們多數沒坐過輪船，這次開了洋葷，大叫：「坐洋船，受洋罪！」我告訴他們：「人要行五湖四海，船要經大風大浪；這是難得的機會，以後還要坐飛機，才够得上現代化呢！」這話被我說着了，抗戰勝利，九十二軍奉命空運北平接受日軍投降，六十三團是空運的先頭部隊。

濛濛細雨中，部隊在萬縣對岸陳家壩下船，時近黃昏，河壩上祇有販賣桔子的蒲棚，有的一燈如豆，有的空無一人，當即分配各連在蒲棚宿營，將就容身。

夜半陳家壩鞭炮聲喧，煙火衝天，才恍然意識到已是大年除夕，派人搜購了一批桔子，分發全營弟兄每人二枚，權當吃年夜飯，由季副營長和史指導員陪同到各蒲棚慰問，問問弟兄們桔子滋味好不好？北方哥兒們初嚐此味，都說好！夜色茫茫，江水悠悠，漫步江干，遙望對岸萬家燈火，景色如畫。

長途行軍蝨子為禍

大年初一，一大早設營人員就過江找宿營地，治領給養，部隊一批批擺渡過江。過得江來，直上萬斛城，爬了二千多磴石階，走進塔門，此處地勢險要，人稱「一夫當關萬夫莫敵」。史指導員先來設營，「寨主」王老先生聽說是前方來的中央軍，特別親切，我用川調向前「拿言語」，談得非常「攏」。王老先生是當地鄉紳，出手大方，年初二請吃春酒，宴請全營軍官，却之不恭受之有愧祇好打擾了。王老先生心裏高興，席間敬了不少酒，他說他的大兒子在楊子惠（森）部下當營長，出川打國仗，立了戰功！大家越說：「要得！」老先生的酒就喝得越起勁，真的不醉無歸。

在萬斛城駐了半個多月，出入不便，上下麻煩，辭了王老先生，移駐葵花寨，上寨雖然也要爬一千多磴石階，但方便多了。駐下來接受點驗及上級視察。部隊經過長途行軍，櫛風沐雨，缺乏衛生設施，蝨子這小蟲多帶來了大禍害，先是疥瘡蔓延，接着引起瘟疫，開始時有人發高燒，流鼻血，沒幾天各連都有人病倒，經張醫官診斷是「回歸熱」，也叫「戰壕熱」，是一種很厲害的傳染病。我們一方面將病人實施隔離，注射「六〇六」針藥，一方面趕緊實施滅蝨工作，架火蒸棉襖，師長知道傳染病嚴重，發藥支援，撲滅疫病，就這樣也還有幾位弟兄不幸死於「回歸熱」。

我身體素來不錯，就是負傷也沒住院，也沒

吃過什麼藥。這次行軍下來，先是疥瘡復發，渾身發癢，接着也發高燒，頭暈目眩，起不了床；張醫官看了不問情由，先打一針靜脈注射，真管用，沒流鼻血，燒就退了，第二針就差不多見好，他說也是回歸熱。前此張醫官建議到確山買西藥，確有先見之明，這次救了不少命，功德無量！回歸熱剛撲滅，上級開始點驗部隊，軍長集合幹部講話，我因為病後虛弱站了不久就站不住了，昏倒下來。吳團長要我去住院治療，我認爲沒那麼嚴重，後來到萬縣山山東省立醫專檢查，查出不少毛病，醫生說我貧血、心臟弱、蛋白尿、大便有蟲卵，真正原因還是寄生蟲搗鬼，後來打掉蛔蟲，飲食恢復正常，身體又一天天好轉，又能帶頭跑、帶頭幹！

同窗兩飛將軍殉國

抗戰進入第八年，湘西會戰剛完，中原大戰又起，九十二軍復調入川，沒能參加這場大戰。部隊陸續到達川東，軍委會派員點驗，要改編整訓。六十三團由萬縣移駐梁山，接替暫五十六師機場警衛任務，換下該師改編爲青年軍，分散駐於梁山機場外圍，這時梁山是中美轟炸機羣出擊的基地，中美混合大隊的B—廿五轟炸機，每天飛往中原戰場轟炸日寇。老同學陳子之（在臺上校退役）黃漢儒分任轟炸長及領航長，出動任務很忙，戰果輝煌，大家經常見面，天上地下，各有所長。一天上午，陳子之倉惶來找，說黃漢儒六月七日，隨副中隊長楊天雄（北平同考軍校，後轉航校十期）率B—廿五機四架，由白市驛飛梁

山，中途失去連絡，天候惡劣，恐怕凶多吉少，可能掉在附近山中，要我派人幫忙去找；我趕緊報告團長，加派部隊入山搜尋，後來在長壽縣大山中找到飛機殘骸，四架飛機上十餘人都不幸殉難，楊、黃二位都是老同學，黃漢儒還有眷屬遺在廣陽壩，楊天雄剛從美國受訓回來不久，還是光桿，曷勝惋嘆！

在梁山駐防期間，勤務多訓練少，時常做些助民收割，修整道路的愛民活動。這時部隊已恢復舊觀，兵強馬壯，我的坐騎和幾匹乘馬都是蒙古種，高大善跑，常被中美空軍朋友們借去騎，馳騁於萬梁公路上，好不快活。馬伏李振漢外號「老沒牙」跟不上，祇好任他們去跑，興盡回來時常送「駱駝」烟，樂得「老沒牙」也不抽「人頭狗」了。

我營裡有不少川籍官兵，回到家鄉都想一歸故里，我規定酌情准假，並贈予路費，雖談不上衣錦還鄉，決不使弟兄感到寒酸。在魯西險些兇捉到楊勇的王占雲排長，是南充人，當年征壯丁被抓出來的，現在官拜中尉排長，我特別准他假，寬送盤纏，並託他順便招募家鄉子弟。值得欣慰的是，所有請假回家的都按時回營，沒有溜號的。

改青年軍調部服務

抗戰勝利已現曙光，在蔣委員長「十萬青年十萬軍」的偉大號召之下，各地青年紛紛從軍，祇四川一省就成立了四個師（二〇一師到二〇四師）。暫五十六師奉命改爲青年軍二〇四師，在萬

縣附近編成。青年軍的兵是志願從軍的學生，幹部都經過精挑細選，不一定是原來的。二〇四師師長由軍異之中將擔任，原來的孟師長做了副師長，團長也調派了，原來的營長多被編成副營長，和我同考陸大的周長崑是工兵科，就由步兵營長改任工兵營副營長，老同學魯培英從援魯戰役起任營長，不願降調，和孟師長鬧得不愉快，堅決不幹，改調軍部附員，其餘軍官大致安排就緒，一般士兵用不了的分撥各師，這是整編的第一步，青年軍成立為各方所重視，由此可見。

當了一年多的營長，東奔西跑沒過幾天好日子，在梁山一個月，忽然接到命令，調我去軍部，擔任參謀處第三課課長，吳團長本來保我當副團長，不料被選中當軍部幕僚，團長報告軍長希望留我，管裡官兵共過患難，也不願我走，軍長不答應，限期六月十六日到差，並由暫五十六師編餘營長韓開元前來接替職務，我祇好應命。副營長劉成羽，是我任內的第七位副營長，也是十六期同學，他同指導員史文訓和四位連長送我上路，由梁山又到萬縣。

軍部參謀處對我並不生疏，入魯前，參謀長馮其昌將軍（來臺任國大代表，數年前病故）要調我去當課長，後來下了部隊才打消此議，這次是劉鑑秋參謀長（來臺後病故）要我去的，原任課長調二〇四師當營長去了，我以少校原級調任。第三課主管後勤，課裡幾位參謀很能幹，工兵、通信、輜重兵科都有，首席參謀進過參謀班，業務很熟，我過去沒當過幕僚，到差後處處都向同事們請教，不久軍部成立幹訓班，派我去籌備

，又擔任起教務方面的工作，因為部隊整訓，要先從幹部訓練着手。

幹訓班任軍官隊長

幹訓班在萬縣北文家河，幾家大院子很够用，辦有軍官、軍士兩隊，調訓全軍校尉級軍官及士官、軍官隊辦了兩期，每期四週，統一做法、教法，有些新升的官，學識能力都要加強。軍士隊訓練時間較長，專門培養班長人才；我把劉成羽調來當隊長，很能出力。軍長任班主任，參謀長兼教育長留班主持，訓練很緊張，一直到秋天，軍部奉命移駐湘西慈利，幹訓班和軍士隊也移駐湖南石門。

從萬縣搭華源輪順流而下出川，秋江水漲，船行十分輕快，比半年前入川時好多了。當天到奉節，次早過夔門至巫山，天雨看不見巫山十二峯。中秋節，船抵巴東，泊香溪東之米倉口，石壁上書有「米倉峽」三個大字，西壁上有石洞數層，層層像是兵書寶劍，故又名「兵書寶劍峽」。船到香溪，進入秭歸縣境，傳說王昭君就生在這裡，香溪因此得名。由米倉口過江上山，經長陽縣至漁洋關，翻山越嶺，盡是崎嶇山徑，馬不但不能騎，還得小心招呼，部隊行進遲緩，一天走不了幾十里路。沿途遇有販鹽揸夫，用背架揸一大塊鹽巴，足有百來斤重，吃力的爬山，緩慢地下坡，老總們雖然也背負着武器裝備，比起揸夫來就顯得輕鬆多了。

湘西會戰之後，六戰區兵力部署大幅度調整，九十二軍調歸第十集團軍王敬久將軍指揮，軍

部駐慈利皂角市，幹訓班在石門九豐中學舊址，積極籌備召訓，派我兼任軍官隊長，部隊因整編尚未就緒，召訓日期一時難以確定。

盟軍代表參觀部隊

就在這時候，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魏德邁將軍派了一位代表雷克上校，由六戰區長官部參謀杭世麒中校（在臺曾任臺大總教官、省訓團教育長，中將退役）陪同訪問戰區各部隊，由恩施經沅陵、桃源、常德到石門。顧問之來據說與部隊整編及美援裝備大有關係，軍長很重視，特派我帶了幾匹馬去十八軍迎接這位「貴賓」。陪同他參觀訪問，頗為忙碌。

湘西會戰後的常德，已成一片廢墟，沒有幾間完整房子，十八軍軍部駐桃源，十一師司令部則在常德，我持函去見楊伯濤師長說明來意，楊師長派員引導我到城外一所天主堂，會見了雷克上校，表明歡迎之忱，當下也和杭中校商量妥當接待事宜，決定由常德坐船經三十里堡到臨澧，再乘馬到石門。這段行程安排得非常好，沅水下游連接大通湖，湖泊縱橫，水波如鏡，在湖上泛舟，既安全又舒適，船家備有紹興酒，以湖產魚蝦佐之味美無窮。十一師派翟連運主任（在臺曾任金防部副參謀長，少將退役），率同翻譯官趙士光等一行五人護送，大家一面飲酒，一面欣賞湖光山色，不知不覺到了臨澧，由縣長接待住下，當晚又喝了不老酒，我是捨命陪君子，喝的不亦樂乎。

九十二軍對這位魏德邁將軍的代表相當敬重

，特別在石門孔廟旁幹訓班布置招待所，還在街上張貼很多標語，歡迎這位美國朋友。訪問程序排的很緊湊，軍長接見後，由劉春嶺師長主持盛大歡迎儀式，一四二師一個加強團擔任分列式、戰鬪演習、實彈攻防、國術和劈刺，情況逼真，場面偉大，還有手榴彈空炸及反投等特技表演節目。雷克上校對於此一未受美援訓練和裝備的部隊，有這樣好的表現一直讚不絕口。

耶誕節那天，巧逢雷克上校五十歲生日，石門中學學生表演精彩歌舞，軍部劇團演出平劇汾河灣（梅蘭芳赴美演出時改名為「一隻拖鞋的故事」）和空城計，以示賀忱。臨別，軍長送他兩幅湘繡，上面繡的就是這兩齣戲的故事。

送雷克還是我的事，騎馬走了三天，到枝江的劉家場把雷克交給六十六軍的接待人員，我的任務才算完了。雷克寫了一封很誠摯的謝函交我帶回，對此行表示滿意和感謝。這位美國朋友勝利後又來我國，在軍調處三人小組執行山東地區調處工作，對共匪破壞停戰十分憤慨，可惜未能發生作用，和馬歇爾將軍一起返美，十幾年前曾兩度來臺，和當年十八軍軍長胡璉將軍話舊，不勝感慨。

報考陸大二十一期

在皂角市軍部過了元旦後，回到石門幹訓班，開始召集軍官隊訓練。春節前一個大雪紛飛的日子，傳來陸大二十一期將舉行初試的消息。我是在萬縣由軍部甄選代為報名，那還是劉參謀長和吳團長鼓勵的（他二人都不是陸大出身，吳團長

還是行伍），我以為到了後方，部隊安定一些，有此機會不妨試試，就同周長崑一起報考，全軍也祇有我們二位營長報名，其他同仁也有想報考的，不是因為準備不夠，就是時間倉促資料不齊而放棄了，戎馬倥傯行止不定，軍部能給轉呈軍委會報上名，又在前方獲得初試的通知，及時參加考試，真是幸運。

初試地點在湖北恩施第六戰區長官部，時間是二月下旬，當時只有半個月時間，要趕到恩施就來不及準備功課。大年初三早上，軍官隊還未起床，我就悄悄地上路，副隊長趙瑞卿是六十三團的營長，奉派代理我的隊長職務，送我出門時塞給我一只金戒指，說是全體同學送給我的程儀，無法推辭，只好收下來。後來在重慶旅費不濟幾乎絕糧，還是這戒指救急了。到軍部辦了手續，循來時路線，背着行囊，踏上征途，路上拿出書本，邊走邊看，背書作消遣。原來七天途程，我走了四半天就到三斗坪沙灣，搭民康輪到達巴東。鄂省公路雖有班車，但很難買到票，我不能久等，搭上一輛運糧車向前趕路，這輛車是燒木炭的老爺車，一路上喘着大氣，邁着牛步往前爬，經過綠葱坡，風吹塵，在大雪紛紛中勉強駛到建始，司機說要修車，修多久也不知道，叫我最好另想辦法。我弄不清他賣的什麼關子，只有靠自己已的兩條腿走路，我背起行囊走小路，二天到了恩施，投宿於中華旅社，晚上老闆請吃元宵，才知道當天是上元節。

陸軍大學是當時最高軍事學府，當軍官的沒有不嚮往的，抗戰期中陸大遷到重慶山洞，姜良

仁學長曾為文介紹「抗戰期中的陸軍大學」（載中外雜誌一四四期六十八年二月號）正規班每年招考一期（一二〇名）分區舉行初試，各取若干名，再集中重慶由軍委會組成複試委員會考試，入學條件與考試之嚴可由姜文中略知，我報考陸大第二十一期，與姜良仁學長同時，不過他是在中央區初試，我則在六戰區應試，情況稍有不同。

翻山越嶺來到恩施，住在簡陋無比的小旅社裡，斗室一間，光線黯淡，白天要點蠟燭才能看書。周長崑從萬縣趕來，因為車子中途拋錨，報到前一天才到，與我擠在一間房裡，三月三日同至長官部考試處報到，看見門前貼有布告，有謂：「陸大為國家拔取真才，不得鑽營、請謁等，違則扣考！」由此可知軍委會對陸大考試重視之一般。我們有幾位同學在長官部，有的還同時應試，個個諱莫如深，我們人生地不熟，自顧不暇，談什麼鑽營請謁，沒別的只有乖乖地自己下功夫。

三月五日體檢，體重六八·五公斤，血壓八〇—一三〇，餘皆正常。六日口試及實兵指揮，順利通過。七至十日連續四天學科考試，包括黨義（政治）、中外史地、數學（代數、幾何、三角）及理化，雖然荒廢已久，可是臨陣磨槍，不快也亮，還能應付得來。記得國文作文題為：「以戰止戰，雖戰可也」，當時不知出自何處，就題發揮，頗為得意。（事後據說我佔了作文便宜才得錄取）。英文考的不理想，幸好及格（黨義、國文、外文三科不及格者不取）。軍事學科中六

大教程、基本及應用戰術考題都不簡單，幸虧在路上邊走邊讀下了點功夫，背熟不少條文，加之過去當了幾天戰術教官多少有點底子，考的大致滿意。考試完畢一身輕鬆，在恩施玩了三天，尋親訪友，領略山城風光，好不快活。恩施是戰時湖北省會，陳誠（辭修）時任戰區司令長官兼湖北省主席，市面井然有序，民風純樸，軍政都有番新氣象。

徐道鄰處長的教誨

二月十三月放榜，四十多人到考，初試錄取十八名，我名列第九，成績居中，豈非倖致？周長崑學長考了個背榜，他說自調青年軍後一直忙，無暇看書，又有家累，能錄取就有複試機會，管他背榜不背榜，後來複試他考的很好，入了陸大二一期，我反而因歷練隊職，進入二十二期，能說誰幸運誰不幸運？

複試據說五月間舉行，召集令還未發出，算來不到兩個月時間，若回前方，徒勞往返，到時候還不知有何情況變化，經請准去萬縣後方留守處待命，是為第三次入川。

軍政部要塞幹部訓練班設在萬縣聚魚沱，專訓練全國要塞幹部，海陸軍軍官人才不少，班副主任段筱晉表哥負責實際責任（班主任由長江上游防衛司令吳奇偉兼任），他是陸大前期學長，我在南京軍校受訓時，彼剛從德國學要塞砲兵回國，在砲兵學校任教，照應我很多，這次在萬縣重逢，知道我要準備陸大複試，邀我到他家去住，他家鄰近班部，附近空閒砲洞很多，環境清靜，又

能得其指導，真是難能可貴。我搬進砲洞，專心溫習功課，心無旁騖，複試得能通過，這兩個月功效可大啦！我感激表兄表嫂的關照，終生難忘！

勝利後段筱晉表哥調任青島要塞司令，並晉升中將，他以德國所學要塞知識，接收過去德國所建青島要塞，正宜發揮所長鞏固國防，不料三十八年局勢逆轉，率領要塞官兵及器材撤退來臺，調任國防部參議，退役後轉任臺電顧問，於六十七年多病逝臺北。其子女均學有所成，在國內外大學任教，次子佑泰在海軍官校任教多年，研究海權史頗有成就，奉母居住左營，每次相聚，津津樂道聚魚沱往事。

陸大第二十一期複試，是我一生中的最大考驗，在這以前，考中學、考大學、考軍校、考航校，以及各種入學考與畢業考，大考小考不知考過多少次，從未經過這麼嚴重的考試，誠如姜良仁學長所述，考試委員和考試官都如臨大敵，把我們這般應考的軍官視作敵人一般的防範監視。在戰時重慶那種環境，應付這場「大比」，真像是經過一場煉獄。

五月三十日在江北陸軍醫院體檢，比初試嚴格的多，刷掉不少人。六月一日口試，分組舉行「九堂會審」，抽籤問話，這一關又淘汰了不少。六月五日在復興關考實兵指揮，考試官都是上中尉階級，個個都繃緊著面孔，毫不客氣，排連教練加上重兵器，各項指揮動作都刻意的要求，同期同學朱鴻選當過營長，也做過教官，就因為和考試官抬槓，被判不及格，一氣之下改考留美

，學成回國當到傘兵司令，此又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？最後參加筆試的大概有五、六百人，在軍委會大禮堂舉行，先由軍令部次長熊斌訓話，講解考試規則，每堂必搜身檢查，才准入場，片紙隻字一概不准夾帶，一共考了四天，一般題目都比初試難，國文作文有二篇，其中四書五經一篇，題目：「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」。武經七書一篇，題目：「善用兵者，役不再籍，糧不三載，雖勝無功」。我經過兩個月的充分準備，考下來雖說不上得心應手，也還差強人意。

考完了，去見一位當時任行政院政務處長的父執徐道鄰先生，聆聽教誨，徐先生他知道考陸大很嚴，鼓勵我以真才實學去和同學們研究戰略戰術，報效國家。我說明前來拜謁請安之意，別無所求，承蒙嘉勉，深感厚意，來臺後曾數次晤面，徐道鄰先生還提起在渝會面的情形，歲月匆匆道鄰先生已歸道山多年，怎不令人唏噓！

（下期續完）

關山煙塵記

喬家才著定價160元

全書三十五萬言定價160元

請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，附

郵票壹佰陸拾元寄中外雜誌

社，立即按址寄書（平郵免

收寄費掛號加陸元）